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也財利

史記一百二十九

重四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

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

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音妙論如字故害者

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

西饒材竹穀蠶

徐廣曰紆屬可以為布。索隱曰穀音谷。蠶反穀。木名皮可為紙。蠶山中紆可以為布音蠶。紆音紆。

今山間野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

紆亦作野。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南子隱音。

薑桂金錫連

徐廣曰音蓮。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

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棊音基。王往街有之。

此其大較也

大索隱曰大較音角。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魚。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或物賤之微貴此索隱曰微者求也謂物賤求彼貴賈之謂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賈少財賈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者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滎山立地為國索隱曰滎音與言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而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饒至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矣索隱曰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矣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

黃道

禮節衣食凡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過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其誼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索隱曰范蠡字少伯吳人也計然曰知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知物者知物之貴賤也計然曰知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知物者知物之貴賤也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行穰穰索隱曰穰穰者穀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末者末業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

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
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日煉體
則貨物以利以物相貿易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
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蠶主賤取如
珠玉後恐其必賤故賤時出之如蠶主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
恐其必貴故乘賤取之如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
幣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號稱五霸范蠡
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
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游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盛醇隱曰大顯云若
公云陶令定陶人也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八達之所交
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音義曰逐時逐利也而不二音義曰
人亦不與之改音義曰按謂逐利而與人改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音義曰故言
富者皆稱陶朱公

一發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書而於曹魯之間音義曰
不廢精耕音義曰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
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
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音義曰志李悝為魏文侯音義曰
克借謀也音義曰向別錄則太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
取我取我與六歲孰取穀予之然漆雕出取帛紫與之食日食
歲大隆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壬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丑明歲美有壬卯穰明歲衰惡至壬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丑明歲美有壬卯穰明歲衰惡至壬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富當蓄五種於是乃通西河大畜牛羊于韓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實擬王公與名天下以與富於韓氏故曰猗頓音不古家周禮人云共苦鹽水子春以爲苦讀如監音直用不練也一說太盡盡河東大鹽散盡東海鹽水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日漢書作烏氏保音支保音會可反畜牧及衆并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音西戎謂畜數及至衆多之稱并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謂谷則口六不復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音巴蜀寡婦之邑清其邑也其先得丹宜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

衡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衡以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苑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植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爲邪重者難也畏言不難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音廣日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貨物而多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音廣日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卻戎

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

亦沃野地饒庥音廣日庥音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音廣日平都木之器南御滇焚棘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衰斜館穀其口音廣日在漢中索隱曰言衰斜館穀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異音。言以所多易其於火。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隘，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廣曰：唐殷人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地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徐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楊因此得也。言二邑之入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懷，忮今以土名強直為懷中也。○索隱曰：懷音與忮音與。好氣，狹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與，羨音羊。言奇羨謂時有餘也。其民羯狹不均，音與曰：狹音慈，紀反，言其方人於羊，狹狹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語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楊其間得所欲陳，○索隱曰：楊音與，陳音羊。言陳楊得所欲也。溫，○索隱曰：溫音與，溫音羊。言溫音與，溫音羊。言溫音與，溫音羊。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索隱曰：紂音與，餘音羊。言紂音與，餘音羊。言紂音與，餘音羊。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刺，○索隱曰：椎音與，刺音羊。言椎音與，刺音羊。言椎音與，刺音羊。休則掘冢作巧，姦治，○索隱曰：姦音與，治音羊。言姦音與，治音羊。言姦音與，治音羊。多美物，○索隱曰：多音與，美音羊。言多音與，美音羊。言多音與，美音羊。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蹻，○索隱曰：跕音與，蹻音羊。言跕音與，蹻音羊。言跕音與，蹻音羊。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音與，節音羊。言矜音與，節音羊。言矜音與，節音羊。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踔音與，遠音羊。言踔音與，遠音羊。言踔音與，遠音羊。遼東亦遼，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曰：遼音與，慮音羊。言遼音與，慮音羊。言遼音與，慮音羊。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音與，利音羊。言綰音與，利音羊。言綰音與，利音羊。則上谷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索隱曰：陽音與，陰音羊。言陽音與，陰音羊。言陽音與，陰音羊。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索隱曰：陽音與，陰音羊。言陽音與，陰音羊。言陽音與，陰音羊。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

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滿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嚮嚮角反又音嚮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芒碭以北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陶之濞儀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成陽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陳在楚夏之交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閩廬春申王濞三

卷

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衡山屬江夏九江江南徐廣曰高帝時置江南者丹陽也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仁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關中于越雜俗徐廣曰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又夫早天多竹木豫章出黃金以重賈應劭曰董少也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徐廣曰番禺屬南越顧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顧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鄧州多賈其任俠交通顧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者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

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言富人爭奢
後而任氏折節為漁力出資田富人爭取賤賣和事歸金也
任氏獨取貴善貴而善言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不
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卑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
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淮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
粟以萬鍾計使書言其口饒也任氏之富也任氏之富也
是也任氏之富也任氏之富也任氏之富也
故云一匹或謂度馬從前有一匹或謂度馬從前有一匹
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祿賜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
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貸其息什之
十餘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惠什倍用此富埒閭中
閭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番田蘭臺家栗氏安陵杜杜氏杜氏
安陵及杜二縣各名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名杜陵此其意尤異者也徐廣曰杜氏

貨殖

甘非有爵也舉律法犯意而寫盡推埋去就興將律法犯
利以求致財用本字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說故也
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推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
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纖而秦陽以蓋一州一州
勝田農拙業子亦作馬也而秦陽以蓋一州一州
第一之拙家數事也而曲收以起博博而桓發用之富富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饒而張氏千萬萬
投也言先禮友而鄧氏鼎食胃胃而張氏千萬萬
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
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
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處
國計然強兵保衆朝請女築懷清
千戶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大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贊以為重黎氏是司
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
正以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

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
地也居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

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物志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
黎之職者凡言地即舉云司馬氏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

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
兼稱重耳○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索隱曰司馬氏周史卿不掌國自是代兼為惠襄之間司馬氏
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侯之後恐或有所據

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類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
氏之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

後也○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
氏系本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名師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徐廣曰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物。索隱曰：勝音市，黠乃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書，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德，美如淳曰：厚維宇，雖是去德也不見，可索隱曰：如淳云：不繼聰明尚賢也。聖人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之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食土簋

徐廣曰一作溜駟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啜工刑糲梁之石

張晏曰一斛米為一石

索隱曰

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麋也○
服虔云糲麋米也三倉云梁米好粟也

黎藿之羹夏日葛

衣冬曰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卒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

萬民之率倭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也異時移事業不必

所長雖百家弗能發也去家不別覲鍊不殊貴賤一斷於去則覲

親尊尊之恩絕矣○案隱曰按孔親親公為首尊尊召為首此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

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繚繚服虔曰繚繚猶纏繞不通。大体也。如使人

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

名貴實參伍不失錫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

又曰無才焉其實易行其亂難矣其所以虛無者才以因循爲用
無成勢無常長故能充萬物之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韋昭曰因

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

卷之三

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虛者道之常也因

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

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令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

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

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神氣者神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

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曰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山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公

曰會稽張勛吳錄大本名諸山○索隱曰關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

名覆金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索隱曰關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

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以故曰九疑張晏太九疑舜葬故關之尋

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以故曰九疑張晏太九疑舜葬故關之尋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虞

困鄱薛彭城徐廣曰鄱音亦彭音有山也鄱音皮鄱都薛二縣屬

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太尉陳也田子也田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

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

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張晏云自陳以東南今之洛陽

也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空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

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手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為太史為太史無恙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

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

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祐元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

敢闕卒二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大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油○索隱曰如淳云紬謂綴集之也石室金

匱之書○索隱曰國家藏書之寶金匱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於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

受紀徐廣曰封禪亭去封禪地○索隱曰不無祀祠案韋昭曰告於明堂康曰勾芒祝諸侯之神之故曰諸神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五○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

見不知量也以萬餘為期而唐○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上皇相次或以萬餘為期而唐

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

業何敢自謙值五○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二大夫壺遂曰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

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

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遂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非也空立此文而無實事也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

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北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

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
之言華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萬四千餘字故云成
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
秋經一萬八千亦是稱數萬非字之誤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殺君亡國及奔走者
之解故功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
有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家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
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
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
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盡
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
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
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
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舉惡推三代之德褒周
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
日熱也皆叩關自保不為寇害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
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
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

德不載滅功且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
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
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
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索謂其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
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
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
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止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
白麟而麟索隱曰麟足未成云麟止索隱曰麟足未成云麟止索隱曰麟足未成云
獲麟而麟索隱曰麟足未成云麟止索隱曰麟足未成云麟止索隱曰麟足未成云
載竟以來索隱曰麟足未成云麟止索隱曰麟足未成云麟止索隱曰麟足未成云
本紀之首而以尚書推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各成法度遜位
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

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紀一傳有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
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大甲索隱曰大甲嗣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
辛湛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錡陵
遲至祿洛邑不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秦之先伯翳以人
為殉詩歌黃鳥昭義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於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
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
項冠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
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質諸呂不台

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澤也不為百

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徐廣曰索此贊本讀則怡澤為是

洞是洞遠

遂又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內刑開通關梁廣

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

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

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

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

更盛衰欲昭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

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

擅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

弱之原玄以出

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敬義修德無幾之

謂之已也皆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

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此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第八

諸侯既強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

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記其治不賢者載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

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

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隨柔

响化比樂書以述來古書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

第二

非兵不強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強者則此律書即

知勝負望敵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戰泉之

而克紂紂二世以前可不姑與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

子孫成相王能紹而明之以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問不容翫忽索隱曰

看觀文之微也翫者怪也言律歷窮陰陽五家之文悖異索隱曰

之妙其間不容翫忽也言新忍行字耳

卷之九

星氣之書多雜祕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

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索隱曰一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奉諸

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索隱曰樂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曰

音苦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大伯避歷江繡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天

堯克齊子胥鳴夷信誓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肖肖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尚父

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子幽徐廣曰繆權也

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子幽徐廣曰繆權也

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子幽徐廣曰繆權也

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子幽徐廣曰繆權也

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子幽徐廣曰繆權也

謂幽味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縹謂縹緲也 番番黃髮

官士又反謂太公縹緲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

纘纘營立不肯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美姝

解亡徐廣曰關一云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連之周公緩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

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強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

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

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五

後卒危 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周及旦攝政二叔不鄉殺殺鮮放度○索隱曰

管叔名鮮蔡叔名也 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索隱曰大任

魯衛毛聘曹魯是也 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堯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

齊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中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朝之生衛傾不寧

隱公也 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

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差其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箕

公傷於汎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則成暴虐○索隱曰微子

生隱○索隱曰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

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也作晉世

家第九

重黎禁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隸之周用能繹熊渠是續莊

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談

信譏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黿與處○索隱曰黿音鼃 既守封禺

徐廣曰封禺山 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罷

在武康縣南

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襄綠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首輔義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斤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斯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收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賤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立且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

七國叛逆蓄屏京師唯梁為扞值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也
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治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偕擬之事稍表貶
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補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相以霸景公亦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季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

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

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難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沐難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通秦能明其術彊霸卒公後世遵其去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憂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
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一作廣雄諸侯構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
十一

苞河山一作廣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

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秦破荆滅趙王翦一作計作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魏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一作廣日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并楚魏作子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季馮亭以權一作廣日一作廣以一作廣智一作廣昏一作廣收一作廣云一作廣爭一作廣焉一作廣立一作廣反一作廣據一作廣如楚以救邯鄲之

圍使其君一作廣補於諸侯作平原君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詎於不肖唯信一作廣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

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說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一作廣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

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一作廣日一作廣詢一作廣音一作廣逆一作廣索一作廣隱一作廣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

二子有之作范雎一作廣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一作廣當其先君之耻作樂毅

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一作廣外諸侯作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

潘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一作廣王一作廣騎劫遂存齊社稷作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一作廣作魚仲連鄒陽列傳第二

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據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

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士作李斯列傳第二

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壯靡刻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

傳第二十八

項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助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

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封項羽作魏豹彭

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陵下餘廣曰陵下無之各也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

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真穎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

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儉列傳

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喻音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

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文君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依張丞相列傳

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

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問縱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

三十八

索隱曰：胡音裴其字從肅邑又音淨

征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目繫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李布藥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

維仲之省

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

厥漢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卿之率師抗山東祭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引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十三

漢既平中國而作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四夷各異○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猶加穿鑿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

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者有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漢維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

明堂石室金匱玉版○清曰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

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漢書曰章帝之章術也程者謹

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也○索隱曰蓋姓而

賈生是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

畢集大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

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曰索隱曰

後亦必無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之職也

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也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至於

余子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罔羅者網羅而有遺

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奏漢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

作十表○索隱曰索隱言難以明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

律山川鬼神○索隱曰索隱言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

山川鬼神也○索隱曰索隱言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

三十輻共一轂○索隱曰索隱言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

輻共一轂○索隱曰索隱言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

輻共一轂○索隱曰索隱言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

輻共一轂○索隱曰索隱言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

輻共一轂○索隱曰索隱言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

輻共一轂○索隱曰索隱言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

毛公詩及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藏之書府也
子之山河平無險四微中繼先王
是也
侯後世聖人君子公羊傳言大子制
此也
第七十
衛宏漢書舊儀
之後生舉李陵陵
有怨言下獄死

後亡家紀述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無
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前代傳元成之間舊先生
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王荀卿
其文以續此篇何率略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
六龜北漢書而無筆削功何燕鄭也

索隱述贊曰大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
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